

生死临界 侠警双雄 江湖笑傲 利刃屠魔 突显东方绝顶神功

侠警悬疑系列小说

韦嘉·著



与狼对吻

XiajingXuanyiXilieXiaoshuo

智障怪人★生死契约

与狼对吻只为拥抱狼，
拥抱狼只为接近狼，
接近狼只为扼杀狼，置狼于死地。

大众文艺出版社

生死临界 侠警双雄 江湖笑傲 利刃屠魔 突显东方绝顶神功

侠警悬疑系列小说 一

韦嘉 著

I247.5
861
:3

YANGYI
SUN

与狼对吻

XiajingXuanyiXilieXiaoshuo

智障怪人★生死契约

与狼对吻只为拥抱狼，
拥抱狼只为接近狼，
接近狼只为扼杀狼，置狼于死地。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狼对吻 / 韦嘉 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7-80171-566-7

I. 与…

II. 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708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5.875 字数 700 千字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7-80171-566-7/I·381

定价:80.0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64062964

· 侠警悬疑系列小说 ·

智障怪人

黑夜，郊区的三号公路上突然传来一阵尖锐刺耳的警车声，一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以很高的速度越过了正在公路上行驶的许多车辆，疾开向前。

这时已是初秋时分，公路两旁的大树黄叶纷落，当车辆疾驶而过之时，路上的落叶全被卷了起来，在路面上打着转。

警车和救护车开到一条岔路口停了下来，那里已围着不少人，也停着不少车辆，警车刚一停，车头灯照耀下，就看到一辆小型的货客两用车的车门打开着，有一个人半趴在车厢内。

那人显然已经受了伤，他穿着一身蓝色的制服，鲜血从他的后脑流出，将他的上衣湿了一大片。

救护人员和警员一起下了车走近出事的车子，围观的闲人大都散开了，一位警官来到伤者身前，两个救护人员已抬着担架，奔了过来。

伤者被抬上担架，警官大声说：“是哪一位报的警？”

一个中年人应声说：“我，我开车回家，看到事情的全部经过。”警官说：“请告诉我。”

那中年人说：“这辆车子开到这里，突然有另一辆车开出来截住了他，接着有两个人跳下车来，受伤的是司机，在他的身边还坐着一个人，伤者立刻下车，可是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那两个人就向伤者袭击，将他打倒了！”

警官皱了皱眉，一面听一面不住地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那中年人所说的话，他问：“你说在司机位的旁边还有一个人？”

那中年人说：“是的！那个人一直坐着不动，那两个人打倒了司机就拉开另一边的车门，将那个人从车上拖下来，拖进了他们自己的车子，开走了。”

警官略停了一停，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这分明是一起绑架案了，绑架案是严重的案件，他必须立即向上司报告才合规矩。

伤者已经被抬上了救护车先开走了，那警官回到了警车旁边拿起了无线电话，说：“十二号巡逻车报告，请杜科长听电话，有严重的案件！”

在警局陆峻的办公室中，陆峻还没有离开，他正和几个高级警官在开会，杜科长也在，现场警官的电话被转接到陆主任的办公室中，陆峻拿起电话听了听就交给了杜科长，杜科长一面听着一面说：“好，我们立即派人来。”

杜科长是“严重刑事案件调查科”科长，他放下电话，就向陆峻说：“主任，三号公路上，有人截住了一辆小型客货车，架走了一个人，我要去调查。”

陆峻点了点头，说：“好，如果有必要的话调查报告明天一早给我。”

杜科长笑应了一声，立刻走了出去。

等到杜科长带着几个警员来到了三号公路的那个岔路口时，那位警官也已经发现那辆客货车的车身上漆着‘智障群体救助疗养院’几个大字。杜科长一到，又听那目击证人将经过讲了一遍，就直赴那家疗养院去进一步调查。

留守的几个警员、证人和其它人都离去了，看来，这件事已告一段落了。

陆峻作为警方的特别工作室主任，每天要处理的事不知

有多少,所以对于杜科长去调查有人被绑架的那种事,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向其它几位警官交代过了工作,就开车回到了家中。

当他走进自己的住所之时,霄楚女迎了出来,陆峻走过去,在霄楚女的颊边,轻轻吻了一下,说:“孟菲呢,在干什么?”

霄楚女笑说:“看来,她真是书迷!”

陆峻伸了一个懒腰,坐了下来,他才坐下不久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电话就在陆峻的身边,陆峻拿起电话就听到了杜科长的声音,说:“是陆主任么?我觉得所查的这件事有立即向你报告的必要!”

陆峻迟疑一下,说:“请讲。”

杜科长说:“我现在在一家智障群体救助院的院长办公室中。”

陆峻自然知道“智障群体”是什么意思,通俗地说,就是弱智,智力发展不完全的人!

陆峻不禁皱了皱眉,说:“你不是去调查一件掳人案的么?”

杜科长苦笑了一下,说:“不错,我已经查明,被歹徒击昏过去的,是救助院的一个工作人员,而被掳走的,是一个弱智。”

陆峻听了不禁笑了起来,说:“杜科长,你不是弄错了吧,歹徒掳走一个弱智有什么用?”

杜科长急急地说:“不,没有弄错!”

霄楚女正推着酒车向陆峻走过来,听陆峻那样说,她伸手向几上的电话扩音器指了一指,陆峻忙将电话放上去,那样一

来，霄楚女也可以听到杜科长的声音了。

杜科长继续说：“正因为事情奇怪，所以才向你报告的，那位工作人员叫李柯，他负责杂务和司机工作，他有一项每天固定的工作就是在晚上七点到一家工厂，去接一个弱智回救助院，那弱智是在那家工厂工作的，早上也由他送去，出事的时间正是他回救助院的时间，目击证人说车中除了司机之外，只有一个人，那个人自然就是那个弱智，而两个歹徒将他劫走了！”

陆峻摇着头，说：“我看只怕是歹徒弄错了，当歹徒发现自己绑走的是一个弱智时，自然会将他放出来的，不必大惊小怪。”

杜科长略迟疑一下，才说：“是，李柯受了袭击，还在医院里，我到医院去看他。”

陆峻说：“好的，再通知所有的巡逻警员，弱智的智力很低，被歹徒放出来之后，可能不会回家，要警员送他回去。”

杜科长又答应了一声，才说：“还有一件事，那个弱智工作的工厂，是伍氏工业系统属下的一间光学玻璃工厂。”

陆峻仍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冷淡地说：“知道了！”

他放回电话，孟菲也已从楼上走了下来，陆峻笑说：“奇怪，工厂要弱智来干什么！”

霄楚女替陆峻斟了一杯酒，说：“现代工业由于操作程序精密分工的原故，有些程序极其简单，每天不变，但是需要操作多次，神经和智力正常的人做这种工作久了，就会觉得单调和无聊，智障群体却正好适应这种简单的工作！”

陆峻“嗯”了一声，说：“我也听说过那家救助院，那是一群善心人组织的，他们的宗旨是帮助低能的人，使他们也能工

作，他们收留了不少弱智儿童。

孟菲一直在旁听着，这时才说：“陆峻哥，要不要打个电话问一问蓝妮姐，关于那弱智的情形。”

孟菲以前由于小儿麻痹症，根本不能行走，后来在非洲腹地，中了猎头族人的毒箭，毒药刺激神经中枢，反使她无意中复原了，但是对于身体有缺陷的人她还是异常同情的。

陆峻笑说：“伍氏工业系统中，有几千个工人，那弱智所担任的又是最简单的工作，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看需要研究的，倒是歹徒原来准备掳劫的是什么人！”

霄楚女忽然说：“我看，歹徒绝不会掳错人。”

陆峻迟疑一下抬起了头，说：“你为什么那么肯定？”

霄楚女说：“杜科长没有和伤者见过面，就找到了那家救助院，由此可知那辆车子的车身上，一定有着救助院的标记，歹徒行事，一定是经过周密的计划，如何会那样粗心？”

孟菲和陆峻齐声问：“那么，劫走了一个弱智，有什么用？”

霄楚女笑了起来，说：“我怎么知道？”

陆峻沉默了片刻，说：“糟糕，杜科长没说 he 到哪一家医院去了，联系不上！”

霄楚女说：“别心急，杜科长要是有了发现定会再向你报告的。”

陆峻一口喝干了酒并站起身来，他才站起来，电话铃就响了，陆峻迟疑一下，孟菲说：“不会是杜科长吧，他那么快就到医院了？”

霄楚女拿起电话来，放在扩音的装置上，一个十分着急的声音传了出来，说：“陆主任在么？”

陆峻说：“我就是！”

男人声音说：“我是驻市立第一医院的警员，医院里发生了谋杀案，一个被人打伤的司机，在病房里被人枪杀了，凶手已经逃走。”

陆峻手中还拿着酒杯，他五指因为神经紧张不由自主紧了一紧，酒杯“啪”地一声碎裂开来，陆峻也没有在意，急忙说：“死者叫什么名字？”

那警员报告说：“叫李柯，是杜科长派人送来的。”

陆峻突然吸了一口气，说：“我立即来，杜科长也快到了，要是杜科长先到，你叫他等我！”

那警员答应着，陆峻的神色变得十分难看，望着霄楚女不说话。

霄楚女摊了摊手，说：“我只不过估中了歹徒不是绑架错了，你也不必这样望着我！”

陆峻吸了一口气，说：“楚女，李柯的死自然和那个弱智被掳劫有关，为了一个弱智竟然谋杀，究竟是为了什么？”

霄楚女的神情也变得十分严肃，她说：“当然，在这一连串罪行之后，还有更严重的事隐藏着，光凭估计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去调查！”

陆峻一声不出立刻向外走去，他到了门边，霄楚女才说：“等一等。”

陆峻站定了身体，霄楚女说：“刚才，听杜科长的电话说有一个看到事情全部经过的目击证人，这个证人的安全可能也有问题！”

陆峻点头说：“是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证人的地址，等一会儿见到杜科长，就立刻派人去保护他！”

霄楚女又叮嘱了一句，说：“越快越好。”

陆峻也知道,李柯没有死,凶手能赶到医院去将他枪杀。那么,那位目击证人的处境定然更加危险,霄楚女倒也不是杞人忧天。

陆峻匆匆走了出去之后,孟菲说:“楚女姐,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霄楚女皱着眉,说:“到目前为止,事情还全在警方的工作范围之内,警方可以应付得了!”

她讲到这里,顿了一顿说:“也好,你不妨向强北问一问那弱智的情形。”

孟菲忙拨着电话,电话通了不多久,就听到蓝妮的声音,孟菲立刻说:“蓝妮姐……”

蓝妮还未讲话,就笑了起来,说:“小孟菲,有什么急事?”

孟菲也笑了起来,说:“向你打听一个人,强北哥的一家光学玻璃工厂中,有一个弱智工人,是不是?”

蓝妮停了半晌,说:“我不知道这回事,等我问问强北!”

接着,便听到蓝妮大声叫伍强北,伍强北的声音响了起来,说:“弱智工人?是的,有一个,是我们向一家智障群体救助院要来的,他担任一项普通人做上一天就会厌烦的工作,你为什么问起他来?”

孟菲说:“他被人绑架了。”

伍强北突然一惊,随即哈哈大笑,说:“被人绑架,谁会绑架一个连姓名也没有,只有五岁儿童智力的弱智,而且他每天来回工厂,都有专人接送,你别和我开玩笑!”

孟菲着急地说:“强北哥,一点也不是开玩笑,那个负责接送弱智的人,先是被人打伤,送到医院里,又被人枪杀了,全是真的。”

伍强北在电话中说：“蓝妮，你来听，真是什么样的奇事都有！”

电话中传来蓝妮的声音，说：“什么奇事，快说给我听。”

他们两夫妻在大声叫嚷，霄楚女已将电话从孟菲的手中接了过来，说：“强北，你们雇用这个弱智，自然有他的资料，你能通知有关人员将这个弱智的资料立刻给我送来么？”

伍强北说：“可以的。”

霄楚女说：“好的，如果事情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会通知你的。我想你也应该作一些事，例如通知工业系统中的保安组织，特别对那弱智担任的工作部门，加强保安工作。”

伍强北说：“那弱智担任的工作，其实是一点秘密也没有的！”

霄楚女问：“他究竟担任什么工作？”

伍强北说：“他是负责将打磨好的三面镜，放进自动检查仪，去检查平面是不是绝对符合标准的！”

霄楚女又问：“为什么你们要特地找一个弱智负责这个工作？”

伍强北解释说：“仪器是自动检查的，符合标准就亮绿灯，不合标准就亮红灯，自然是亮绿灯的次数多。由于太单调了，如果中间有一次亮红灯，普通人反会疏忽过去，以前的几个人都出过错，这个弱智倒很胜任，因为他的头脑简单，普通人不注意的小变化，他却当作大事来看待。”

霄楚女说：“原来是那样，陆峻到医院去了，等他回来再联系吧！”

霄楚女放下电话深思着，孟菲望了望她也一声不响，她们都感到这一件事，神秘得有点超乎情理之外，一个弱智，歹徒

绑架他，有什么目的呢？

陆峻在医院的门口停了车，急急地走了进去。

杜科长还没到，已有好些警员在，一个警官迎着陆峻走了过来，和陆峻会合之后，就说：“主任，死者还在他病床上。”

陆峻向前走去，进了病房。

病房中原来还有几个病人在，这时只有一个已快痊愈可以出院的在，其余的全搬走了。在一张病床上，用白床单盖着一个人。

陆峻来到了那张病床前，掀开了白床单，死者的太阳穴中枪，枪弹是贴近太阳穴发射的，死者的样子很普通，陆峻又将白床单盖上，转过头来说：“事情发生时，有多少人在病房中？”

那警官说：“人很多，凶手是穿着医生的工作服走进来的，使用有消音器的手枪，完全没有人注意到，直到凶手离去之后，一位护士才发现死者中枪了。”

陆峻说：“将留在死者头部的子弹取出来，小心化验！”

他又向当时在场的护士和病人问了几句话，也问不出什么来，凶手进来和出去时全然未曾引人注意，那病人只觉得有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走近过死者，自然也说不出凶手的容貌来。

就在这时，杜科长也到了。

杜科长到了医院才知道事情已经节外生枝，李柯被谋杀了，不等陆峻开口，他也立刻想起了那个目击证人来，失声说：“主任，照这样，那证人……”

陆峻不等他说完，便说：“快打电话通知他小心，我们立刻就去！”

杜科长忙取出一本小记事册来，走到医生的休息室去打

电话。

陆峻跟在后面，电话响了几下，就有人接听，杜科长的声音很紧张，说：“我是警方的杜科长，刘禄先生在不在，请他听电话。”

电话那边说：“我就是刘禄，有什么事？”

杜科长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会立刻到你这里来，你千万要小心，不能让陌生人进来！”

刘禄笑说：“为什么那样紧张？我根本未曾看清那个歹徒的样貌，也记不得他们车子的号码。”

杜科长说：“可是歹徒却不知道！”

杜科长放下了电话，就和陆峻一起离开了医院，上了陆峻的车子直向郊外开去，开过出事地点时略停了几分钟。

那辆客货车仍然由那警员守着，陆峻看了车身上所漆的那行大字，想起自己一听到有弱智被人绑架，便立即认为那是歹徒认错人不禁苦笑了起来。

车继续向前开，杜科长指着一条叉路，说：“救助院就是由这条路过去。那位证人刘禄是一个单身汉，职业是股票经纪，快到他家了。”

车子在几分钟之后就停在一幢小洋房前，杜科长下了车，按了门铃。

那幢房子很小，但是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也算是很豪华了。

在铁门内是一片小小的草地，房子的二楼，有着灯光，可是，杜科长按了足有一分钟之久，却没有人来应门，陆峻双手抓住了铁门，迅速翻了进去。

他一攀进铁门，二楼的灯光就熄了，陆峻略迟疑一下，疾

冲向前，移开玻璃门进了客厅，客厅中很暗，可是陆峻才一进去，就看到楼梯上，有一条黑影疾奔了下来。

奔下来的黑影，行动极其迅速，陆峻立刻喝：“站住！”

他一面呼喝着，一面身体突然趴到了地上。也就在那一刹间，“啪”地一声响，紧接着便是陆峻身后，玻璃门的大玻璃惊人的破裂声。

陆峻一个翻身，翻到了一张沙发之后，也立刻握了枪在手。

可是就在那一耽搁间，那人已经疾闪进了通向厨房的门，陆峻和他相距约莫有十来尺，他连射了两枪，他的枪所发出的枪声，极其惊人，和对方的枪，只发出“啪”地一下轻微的声音完全不能相比。

当陆峻射击枪声响起时，厨房中也发出了一阵乒乒的声响，那显然是那人的行动太惶急以致撞翻了厨房中的一些东西。

这时杜科长也已经攀过了铁门，向屋内奔来，杜科长在奔进屋子之前，就发现屋角处有一条很大的狼狗，不过已经死了。

等杜科长冲进屋子时，陆峻已经冲进了厨房，但是陆峻没有看到那人，等到陆峻也奔出了厨房时，后墙外传来了一阵摩托车的声音。

陆峻还未及攀出后墙去，摩托车已经迅速地开远，陆峻只看到有一个人趴在摩托车上，以接近每小时一百里的高速，从小路上公路，转眼之间就没人黑暗之中，陆峻转过身，杜科长也奔出了厨房，陆峻说：“快，快到楼上去！”

他们两人冲到了二楼，二楼有好几间房间，他们踢开了第

一间房门，屋里亮着灯，并没有什么发现，但是当踢开了第二间房门时，却看到刘禄。

刘禄已换好睡衣躺在床上，血从他的太阳穴上一个乌溜溜的深洞中流出来，大半只枕头已经被血浸透了，刘禄睁着眼，脸上的神情是一片疑惑。

陆峻一看到这等情形，重重地一顿足紧握着拳，心中极其愤怒。

杜科长走上去将死者的眼皮合拢，苦笑着，说：“真可惜，我们来迟了一步！”

陆峻深深吸了一口气，说：“老杜，你听到枪声了吗？”

杜科长说：“没有，我只听到玻璃的破裂声响。”

陆峻苦笑了一下，说：“凶手所使用的消音器，效能十分高，这绝不是普通人用的。”

杜科长一时之间也不明白陆峻那样说是什么意思，他转过身，拿起电话来。

陆峻直到凌晨二点才回到家中，他的精神颓丧之极，因为事情一上来，看来只是一种误会，但是在短短的几小时之内，便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变化，而凶手的行事又是如此迅疾！

陆峻在刘禄的屋子中已经和凶手照了面，可是仍然被凶手走脱，公路上的巡逻车，也绝没有关于那辆摩托车的报告，对方的行事，自然全是经过周密计划的，而以如此周密的计划来绑架一个弱智，这不是太不可思议了么？

当陆峻低着头走进屋子时，意外地发现伍强北和蓝妮全在，孟菲虽然在连连打呵欠，但仍然和霄楚女他们围桌而坐。

桌上放着几张纸，霄楚女正在看着其中的一张照片。

陆峻才一走进来，霄楚女就说：“我问过值夜警官，已经知